

族。后来，楚雄打听到我父亲是第十八世，才有了结果。

下午，锦平开车，带我和楚雄参观福安革命纪念馆，不巧的是为迎“七一”纪念馆正重新装修，暂停开放。我们向管理人员说明情况，被破例放行。展馆里原来的展品已收起，正在重组格局，我们还是找到了郑眠石的专栏，瞻仰了他年轻时的遗像。

## 闽东行（中）福安、坂中、步兜里印象

到了父亲的老家，一定要回步兜里，那是他的出生地，更是当年福安中心县委秘密开会的所在地。6月8日上午，表侄锦棠开车，从福安市出发，带着他母亲（我表嫂）、锦钦和我，十多分钟就到了坂中乡，我要去看望锦钦的母亲，我二姑的次女，也是我的表姐，她是锦钦的女儿在博客上提到的奶奶。



左一是表嫂，右一是表姐。

表姐年老多病，脑子衰退，近期事说不清，但是对我父亲却记忆犹新。过去，她经常向子孙讲我父亲的故事，在她们眼里，他是了不起的人物。50多年前，爸爸回老家，亲戚们奔走相告，大家都见过他。过去资讯不畅，人们只能靠口口相传，不免有时有误，但却吸引人。她说我爸爸年轻时，才貌双全，很招女孩子喜欢。他有一个恋人，也是个才女，家住穆阳镇，是个大户人家，其哥哥是衣锦还乡的名人；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我爸爸又是闹革命又是坐监狱，无法成婚。后来他又被派去搞更危险的地下工作，就与姑娘分手。表姐说，那姑娘伤心欲绝，要寻短见，被人救起。尽管表姐的故事有些杜撰，但爸爸过去有个恋人，我不止一次听认识他的叔叔阿姨们提起



表姐的儿子儿媳，多巧呀，刚从地里收回茄子，我就留下纪念。



过。了解爸爸的生平，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不能忽略的，我也在时刻留意着。

告别了锦钦的母亲，我们一行人又到了坂中的坑下村。表嫂要带我们去看看我二姑的小女儿，我那 81 周岁的表姐，她也是锦棠的小姑，锦钦的小姨。他们多年没见了。

坂中乡坑下村，地处福安富春溪畔，离市区仅 4 公里，人口 1500 人左右，共 365 户。它的气候、地势和交通都适合种植蔬菜。我这表姐自打嫁到坑下，就没有搬出过坑下村。她养育了三个儿子，全都成家立业了也还在当农民。孙子孙女都大了，受过教育，在城里打工或做生意并买了房子，父母、奶奶却一直坚守这块土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表姐是亲戚口碑中的善人，勤劳、健康、慷慨。我的表侄们小时候最爱来她家住。她家房子是木质结构的老房，里面高大、凉爽、整洁。我和妈妈、二哥 26 年前开苏维埃成立 50 周年纪念会时与她见过面。我对这位勤劳的表姐感到格外亲切。

汽车十来分钟又开到坂中的步兜里村（地图上写成步后里）。前几天，由锦平表侄陪着我来过一次。爸爸的出生地步兜里，是一个山清水秀、依山傍水的小村落，离福安县城不到 5 公里，它的东面 1 公里处是富春溪，西面村口往北 300 米便是建于唐朝光启三年（887 年）的福安崇福寺。20 多年前第一次回到爸爸的老家时，这儿还没有能通汽车的路，如今一条柏油马路已经通过村子。



前排右二是堂叔，右一是表婶，左二是村里最高寿的本家叔叔，我们在堂叔的百年老宅前留影。

多年前，步兜里尽管贫穷，但却是静谧、古朴、天然。村里的老宅前堂总有古香古色、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对联，都是祖宗传下来的。男人辛勤地在田里劳作，妇女担负养育子女、饲养家禽牲畜、烧水做饭的家务。改革开放，经济浪潮卷来时，一切变了，人们比过去富足



了，交通方便了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污染、嘈杂；年轻人往城里搬迁，老宅子被拆掉，自然村慢慢在解体。

爸爸家的老宅子被那条马路切掉，已经荡然无存。那口家族老井被某民办厂仓库遮盖，水快干了。幸好，爸爸的叔伯堂弟还留在村里，他的本家人都知道爸爸和我们，老人们能回忆起他 1957 年那次回老家的情景，还有我们 26 年前参加纪念会时，来村里一起合影留念的印象。这回，表嫂第一次来这儿，看见了自己婆婆的老家。

我们来到村北面 300 米远的崇福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庄严、肃穆有唐代风格的寺庙。崇福禅寺位于福安市城西北部的坂中乡松潭村（现在步兜里属于松潭村），距市中心 5 公里，建于唐代光启三年，明朝咸化年间重修，占地 20 多亩，有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观音阁、西归堂、斋堂和宿舍等共 8 座，尚存两块“龙凤石碑”、宋明代“马槽”等古迹。禅寺四周群山松竹环抱，气候宜人，环境优美。这几年，政策宽松，越来越多的信徒也“不差钱”捐赠，加上政府的拨款，寺庙又一次大规模地重修。

那天不是旅游季节，也不是香客朝圣的日子，我进到大雄宝殿，全景录下它的建筑结构与供奉的佛像。我



开过县委中心会议的老宅被这条路彻底铲平



老井快被仓库填平了



堂叔家前堂那块匾是明代进士写的

暗自吃惊，在偏僻的老家竟有这么精美、庄重的寺庙和如此端庄、祥和的佛像。我问寺庙的传辉师傅，寺庙是谁设计的？她告诉我是上海佛学院毕业的现任住持广学师父集思广益，翻阅了许多书、画册，一遍一遍修改，才让工匠照着建成的。

我们在寺庙食堂吃斋饭时，广学师父给我们讲了一件事：崇福寺的转备老和尚（当地人称他乌妹和尚）圆寂前，口诉了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解放前，中共福安县委曾借寺庙一间房子当联络站，寺庙也曾多次掩护过被追捕的革命者。广学师父拿着这篇遗嘱到过福安党史办，被某工作人员很不敬地回复。他回到寺庙没有再保留原件。

在福安期间，表侄锦平为了让我更了解家乡，6月10日早上，他和锦棠开车，由锦钦陪着，我们一同游览了雄踞闽东中心地带的白云山。白云山位于福安市西北部，属洞宫山余脉南段，山顶白云缭绕，主峰海拔1448.7米，为福安最高峰，登顶可鸟瞰周宁、寿宁两县；山势西南侧平缓，东北侧陡峻，为西溪与穆阳溪的分水岭。

车开了40公里，我们来到白云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九龙洞景区。这里石岩林立，遍布四周，在南溪沿岸，蟾溪



福安崇福寺



崇福寺的佛像有唐代周昉“周家样”的端庄、平和。



表侄锦平在冰臼瀑布旁有多潇洒。



表外甥锦钦在晒布岩前。





我和两个表侄在蟾溪冰臼旁。



在沟中看,下面流水潺潺,上面绿荫遮日。

上下之壶臼（“冰臼”）将我们带入一个迷宫般的世界，洞连洞，洞套洞，洞内藏潭，洞间有瀑布。我们还看到，或大或小的石头上布满了冰臼，有的冰臼长年暴露在外，臼内充满雨水宛如天然浴缸，臼壁长满苔藓，无数条细细的螺旋状旋流侵蚀遗迹清晰可辨。这条6公里山涧内，就有冰臼上万个。它们如爱心石臼、阴阳石臼、蝌蚪石臼、漏斗石臼、连环石臼、天眼石臼等，犹如雕塑艺术。



在地面上看，绿叶遮沟，连绵不断。

中午，我们在山下一个村子吃完农家饭后，表侄们又驱车带我来到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，这里被誉为“全国第三大葡萄沟”。

“葡萄沟”是福安畲民利用秀溪、蟾溪两条溪流，在溪旁种植野生刺葡萄，溪面搭架，形成绵延近5公里的葡萄沟。沟上绿荫蔽日，沟下流水潺潺，形成一道南国独有、美不胜收的风景线。

短短的几天家乡一掠，给我留下永久难忘的印象。

### 闽东行（下）意外收获

回闽东老家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：拜访原福安党史办的干部。他们在1987年，寄给我家一本《他是大地上的一撮泥土——郑楚云传》。这是登在福安党史通讯第104期上的内部资料。这本一万多字的简介，像编年史，对父亲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写过的书、编过的报刊都提及。本

书的后面还写了一点儿死因调查。

近半年来，为收集父亲生平资料，还原历史真相，这本简介成了我进行调查访问的索引。我很感激当年党史办的苏翔华、吴旭辉为我父亲作了那么多的努力，在那个年代，对许多历史问题还有禁忌，参与迫害我父亲的人还在原单位当领导。苏翔华在那年调查完后，告诉过我：你父亲在反右倾时的言论像彭德怀的“万言书”。我从网上看到苏翔华现已是福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，打听到是同一个人，便想法得到他的电话号码。当时，苏翔华告诉了我现任党史办负责人的电话和姓名。他已把我要咨询的事告诉了她。我把电话打过去，对方说找不到20多年前党史办调查郑眠石的原始材料，我无语。

老家的亲戚为了让我此行得到更多收获，他们通过各自的关系通知了市里的有关领导。于是市宣传部、市老区办、市党史办和市侨联的负责人分别接见我，内容就是宴请、照相、说些桌面上的话。

让我兴奋的是，苏翔华主任百忙中也来看我。他给我讲了当年他刚刚分配到党史办工作时，上级让他们选闽东党史人物的课题，他翻阅众多人物



我福安老家的亲人



和苏翔华主任的合影



锦钦和爱人丽萍与我的合影



中，一下选中了郑眠石。上级批下了经费，他与吴旭辉走了很多城市，拜访了十几位与我父亲在某个时期共事或认识的老人，那时这些人也都已年老，一些人有病记忆衰退，但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史料。苏翔华他们在北京待了十几天，也见到了叶飞副委员长。当他们来到我父亲原所在单位——中国新闻社，要求了解我父亲的情况时，新干部不了解，老干部又不愿意说。他们拿来介绍信要求翻阅档案，却被告之找不到。苏翔华他们发现档案室柜上有一包落满灰尘的材料，写着郑楚云的名字。他们被批准可以看。我父亲的简历、在反右倾时被批判的材料、他的一些笔迹，都在上面。苏翔华他们做了详细的笔记，还偷拿了一点父亲亲笔写的文章。这时我明白了我要寻找的东西。

表外甥锦钦的爱人丽萍是市公检法干部，她有一个朋友凤容在市档案局工作，丽萍便委托凤容先调查郑眠石的材料在哪里，因为党史办的现任领导一直说找不到。亲戚们还事先通知了已经退休的党史办老主任朱树根。朱主任很热心，从家里赶来见我们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三包调查郑眠石的原始材料赫然放在桌上。开始时，党史办的人只找到一包，那些都是我已有的，我一直想得到苏翔华告诉我的更核心部分。丽萍、凤容帮了大忙，以她们的敏锐和经验亲自进去找，又找到了两包。党史办的人说，没想到会有三包，叶飞的材料才有一包。我请求他们把我没有的部分全部复印了一份，他们欣然满足了我的要求。

把沉甸甸的历史抱在手中，我一直没敢在福安亲戚面前看，我怕我会泪流满面，不能自持。我看到了爸爸是怎么冤死的；我看到了爸爸长长的亲笔手稿竟是在反右倾受批判时的检查；我看到了在国图缺失的爸爸在1951年《生活报》发表的元旦社论《论华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》的原文，前面有几行中新社五人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的“……现将它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郑楚云同志作参考”；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六个他的生前好友和战友深情的回忆文章，看到了廖承志、叶飞对他公正的评价……

我们家人要如何报答福安老家的亲人，还有那生他（父亲）、养他、纪念他的闽东人民呢？



## 西安行（上）——访苏文

随着对父亲生平的深入了解，我对他所处的历史背景、一起工作过的同事、相识的朋友、发生过的事件都产生兴趣，都想探个究竟。

他生活过的年代太久远了，我又觉悟太晚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个个逝去，见过他的人也年事已高，渐渐淡忘了他。不久前我看到了郑光煌先生在2006年《地平线月刊》发表的《如歌岁月——记苏文的艺术之路》写道：“1947年苏文在槟城，见到《槟城商业日报》总编郑楚云先生（原‘棉兰华侨中学’苏文的老师）动员她去新加坡观看‘中国歌舞剧艺社’演出，希望她争取加入该社，并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该社领导。苏文看完‘中国歌舞剧艺社’表演后，非常激动，带着介绍信见该社领导丁波，强烈要求参加中国歌舞剧艺社。”

从文章里我知道苏文是我国著名的《仿唐乐舞》的总设计师兼总导演，离休前是陕西省歌舞团副团长。一位在印尼苏岛出生，并且在那里上学的侨生，解放前夕随新加坡“中国歌舞剧艺社”完成了南洋巡回演出后，通过香港，到了东江游击区，成为华南文工团的骨干演员。这样传奇女性，怎么也是父亲的学生？父亲还在她一生重要的选择中起到桥梁作用？好奇心、责任心驱使我千方百计找到了她家的电话。

拨通了电话，84岁的苏文阿姨竟然能清楚地记得我爸爸。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，当她相信我确实是郑楚云的女儿时，表示很高兴，记下我的电话、地址，说要给我寄她写的书，也想得到我父亲的简介与照片。

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抢时间，赶紧见到阿姨。托人买到了7月18日去西安的火车票，19日中午才到。我先生的大姐在西安，她儿子大光出差，却安排好了方便我办事的“吃、住、行”。大光的爱人林芸、好朋友魏西平一直轮流陪我这两天的行程。在国内办事，有朋友帮忙，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19日下午，我如约来到苏文阿姨住的省委大院。在郁郁葱葱、繁花似锦的大院里穿行，你会忘记西安酷热的天气。来到一幢灰色的别墅前，门前小院种着应季蔬菜与各色花卉，通过爬着红花藤蔓的架子下我走到了